



2. 8. 4
5
3. 12

四

特別
^21
2772
4



門 21
2772
卷 4

飛龍傳

第十二回

篤朋情柴榮贈衣

詩云

褊袍相贈古人情

義聚果堪聯管鮑

合離自是神明主

我勸君而君勸我

又云

聚百無幾一日分

服國法鄭恩驗面

况是同盟共死生

心交端不讓雷陳

得失終歸造化憑

莫將名利亂中忱

前途難以遇汝墳

昭和十三年
二月十三日

莫嫌世情多相阻

國典從來不讓君

話說趙匡胤見柴榮不肯同往首陽山去。只得叫鄭恩作伴。柴榮進關發貨。等待事畢之後。然後再圖會面。只見鄭恩大聲叫道。樂子不去。樂子不去。叫大哥。自去賣他的傘。咱樂子情愿跟着你走。方纔好哩。匡胤道。三弟。你有所未知。大哥生來心慈面善。易被人欺。故此叫你同行。凡事之間。便可商議。你當聽從。方是正道。鄭恩道。樂子的心性。只是喜歡着你。怎麼你這般強着咱行。匡胤道。不然。俺們在路。曾經大鬧了幾場。此去前途。倘有餘黨作難。料大哥怎能當抵得。

有三弟陪行。便可護持。這是論理。該然。再勿推阻。鄭恩道。既然要樂子同伴。樂子也不好拂你的盛情。但咱們所取董達的這些銀子。二哥可分一半去。好做盤纏。匡胤道。這也不消費心。愚兄畧有幾許用度。但這項銀子。你可交與大哥。添作資本。也見賢弟高誼。又叫一聲大哥三弟。趙某就此告別了。鄭恩上前一把手拉住了。叫道。二哥。你且慢走。待樂子去買壺酒來。與你送行。匡胤道。三弟。不必多煩。愚兄即欲行程。就此分別。倘若久在此間。走漏風聲。反為不諧。鄭恩道。我的二哥。既然盤纏一些也不要。怎的連酒也不

飛龍全傳
肯吃些。你的性兒覺得太急了。樂子怎麼捨得你去。一面說着。一面想那不忍分離。不覺心窩裏一陣酸楚。兩眼中汪汪洋洋。撲撲簌簌的。弔下淚來。說道。咱的有仁有義。恩愛的二哥。樂子向在村庄賣些香油。因遇着苗先生。叫咱送柬帖與你。不想在黃土坡結義了兄弟。指望時常依靠着你。豈知木鈴關。畫影圖形。要來拿捉咱弟兄們。在此分手。但不知何時何日。再得相逢。咱的有仁有義的二哥。你休要想殺了樂子。說罷。又自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好像孔夫子哭麒麟一般。足有二十四分開熱。柴榮也在旁邊拭淚。

匡胤見此情真意切。心下也是感傷。眼中不覺流淚。叫道。三弟。你休要煩惱。我有幾句言語相囑。你須切記。方見愛我之心。目下雖在別離。相會自然有日。惟念大哥爲人。一生慈善。遇事畏縮。我今只把兄長交付與你。凡事之間。必須耐心相得。切不可使性生還。傷了兄弟之情。倘有身體不和。務要小心看視。纔見古誼。我雖遠別。於心亦安。又叫柴榮道。兄長。小弟還有一言相告。望兄記取。小弟今日投親。實爲無奈。兄長此去進關。自有三弟相陪。可以放心。但他是个粗魯之人。凡事不必與他計較。此去發完貨物。得利之

時切須早到首陽山來。弟兄重會。免得兩下睽違。更多掛慮。柴榮答道。賢弟金玉。愚兄領受。但愚兄也有叮嚀。亦望賢弟緊記。你係逃災避難之人。相貌又易識認。此行凡般俱要收斂。慎勿惹禍招災。且到令親處。躲過幾時。待事平之後。自有重逢。只此須當留意。匡胤道。不勞兄長憂思。小弟自當存念。說罷。就要拜別。柴榮鄭恩。無可奈何。只得送匡胤出門。到那雙岔路口。各各洒淚而別。正是世上萬般悲苦事。無過死別與分離。有詩爲証。

避禍聊趨山僻間。

路途分袂各心煎。

征人感念宵旰事。

淚滿長衫魂夢顛。

按下匡胤趨往首陽山不提。單說柴榮鄭恩復轉招商店。不覺天色將晚。二人用過了酒飯。柴榮道。三弟。今日天氣已晚。過關不及。且在此間宿了一宵。明日走罷。鄭恩道。果然大哥說的不錯。樂子也無奈有些力乏了。且睡他一夜。明日走也未遲。說罷。即便放翻身軀。倚在炕上就睡。柴榮道。你且慢睡。可將車兒上的行李。收拾好了。然後安宿。鄭恩聽說。咽喉兒的扒將起來。說道。果然大哥說的不差。樂子委實疲倦了。因此把這事情。幾乎忘了。即便走起身來。疾忙奔至

車邊把那被套兒和褲兒裏的銀子一併將來提到炕上安放好了。又便將身放倒，倘好睡了。柴榮又叫道：「三弟，你怎麼這般貪睡？我還有話講，你且起來聽着。」鄭恩一心要睡，那肯起來，只說道：「有甚說話，趁着樂子醒在這裏，快快說着，莫要延挨，誤了樂子睡的工夫。」明日不好走路，柴榮道：「愚兄並無別事，只爲你自從相會到今，下身尚無遮體，裸腿赤脚，奔走程途，幸而天氣溫和，走的多是孤村小徑，所以靠這長袍遮掩，將就權宜。明日過關，非同兒戲，倘若關上收檢之時，見你如此形容露體，豈不動疑？我方才見店對

門有一家布舖子，你趁今夜去買他二三丈布疋，就煩這裏店主婆做上一條中衣穿了，方好過關。況目今天氣將寒，更是要緊。鄭恩道：「樂子精着腿慣的，怕那駢毬入的，怎麼你難道不曉得麼？」前日董美英的妖法也虧樂子赤身裸腿，纔得破了他的。咱們明日過關，還自這樣精着，看他有甚法兒。他若沒有說話，放了咱們便罷。倘然驚動咱時，叫他吃咱的棗樹大哥哥，你也不必多情。樂子委的乏了，睡覺要緊，也沒有什麼閑工夫去買什麼布疋。柴榮再要說話，只見鄭恩早已呼嚕呼嚕的睡着了。柴榮道：「這厮真是粗魯。」

之人。一心要睡。連身上的穿着也都不管。殊爲可笑。也罷。待我與他料理。且去周備這些物件。然後安睡。遂帶了些碎銀。鎖上房門。走出店來。可可的天公湊巧。人事逢機。却有一個過路的轎夫。缺少盤纏。將餘備的衣褲鞋襪。拾着正在那邊叫賣而來。柴榮等他走至跟前。將那人上下一量。也是個長大漢子。遂即叫注了他。把衣服等件。看了一遍。揀了一條布褲。一雙布襪。一雙鞦韆。講定了四錢銀子。一面交銀。一面收了物件。又到布舖子裏。剪了一雙二丈長的白布。裏脚。轉身回至店中。開了房門。叫店小二點上燈火。

鋪牀疊被。把物件收拾停當。繫頂房門。吹滅了燈。然後安眠。正是

饒君禱贈敦知己

怎及安閑入夢鄉

次日早上。弟兄二人。一齊起來。梳洗已畢。柴榮道。三弟昨晚愚兄與你置備這中衣鞋襪。裹脚在此。你可穿了。等用了飯。我們好趁早出關。鄭恩接過手來。把中衣穿了。盤了裹脚。套上鞋襪。立起身來。往下一看。便是十分歡喜道。樂子的大哥。怎好累你費這心機。替咱置辦得這般齊整。真是難得。不知費上了多少銀子。咱好加陪兒還你。柴榮道。賢弟。休要說這外話。

弟兄情分。那裏論這銀錢。你可收拾行李。用了早飯。快些出門。鄭恩卽忙整頓行李。把褲子裏的銀子。搭着被套。稍在車兒上面。柴榮道。三弟。這過關去的道路。人多捱擠。你將行李財帛。放在上面。倘一時有失。不當穩便。依我主意。不如把傘子盤開了一層。將這銀子被套。藏在中間。上面再把傘兒壓着。這便行路穩當。萬無一失的了。鄭恩聽罷。把嘴一啞道。大哥你忒煞小心過火了。這些須小事。怕他怎地。前邊有我拽絆。後面有你推走。前後照應。那怕這些驅毬入的。敢來捋虎鬚。咱們走罷。休要多疑。柴榮笑一笑道。你

既不依我言語。且看你的照應何如。說罷。叫店家收拾飯來。弟兄二人用過。算還了店賬。把車兒推出房門。緩緩的襯至店門之外。鄭恩肩担棗樹。將絆帶搭掛肩頭。後面柴榮推動。便滔滔的往前而行。不止三里之路。來到木鈴關東門。只見有許多過往客商。也有推車兒的。也有挑担子的。趕牲口的。步行的。有負貨的。空行的。那些九流三教。爲利爲名的。都是捱擠不開。鄭恩拽着車子。東一躡。西一擠。再走不上。忽然的一時性起。暴跳如雷。喊叫一聲道。噯。你們這些驅毬入的。擠在這裏。做甚勾當。快快閃開。讓樂子行上

前去。只這一聲吆喝。倒把這些衆人。各各唬了一跳。大家舉眼一看。齊聲亂嚷道。不好了。這黑面的。敢是竈君皇帝下降。我們快快讓他過去。若一些遲了。決有禍殃。哄的一聲响處。衆人齊齊閃開。倒讓了一條大路。鄭恩見了。滿心歡喜道。大哥快弩着力。上前行去。不要遲延。又費氣力。柴榮卽忙拚着氣力。狠狠的推走。一直奔到城門口。只見那巡關的軍校。大喝一聲道。販傘的。可拿路引上來。好對年貌。柴榮遂把車兒歇下。往便袋裡摸出兩張路引。舉步走到關官廳前。雙手的將路引送將士去。傍有隨從等人接了。展

放案桌之上。那關官看了引詞。復看柴榮面貌身材。年紀執業。逐一相到。一些不差。然後過去。又把鄭恩叫將上去。看一看路引。瞧一瞧。鄭恩諦視數遭。徘徊半晌。忽然把案桌一拍。喝叫一聲。軍校們。與我拿下。原來你幹下迷天大事。今日自投羅網。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兩傍走過十數個軍校。登時把鄭恩拿住。柴榮在下面見了。這等光景。摸頭不着。分辨不得。只是心驚胆戰。目定口呆。這鄭恩却也冠冕。憑他拿住。不慌不忙。哈哈大笑道。好個駢球入的烏官。樂子就要過關。去做買賣。你們憑的。把咱

飛龍全傳
拿住。想你排下酒飯。要與樂子拂塵。也該好好兒說着。樂子最是歡喜。再沒有不領情的。只是那上面的關官。又把鄭恩看了一遍。大喝一聲道。軍校們。與我把這廝臉上的擦去。這是明明紅臉的。故把烟煤搽抹。欲要賺過關去。天幸的撞在我手。你們快與我動手。把這廝臉上擦去了。黑色。整備陷車解京。軍校答應一聲。扯的扯。揪的揪。內有兩個。即便吐出些唾沫。搽在鄭恩臉上。將手刷刷的。不住搽磨。兩個弄了半晌。絕無一點兒消息。鄭恩把雌雄眼一睜。開口罵道。驅球入的。樂子臉上。又沒有什麼肝脾。爲甚的要你。

把唾沫搽我。想要擦齊整些。好去赴席麼。軍校道。你原來不知。我們的老爺。現奉當今聖旨。頒下來的。爲因紅臉的名叫趙匡胤。殺了女樂一十八名。棄家逃奔。故此各處門津城市。張掛告示。有人捉得解送京師。于金重賞。萬戶侯封。今日見你這副尊容。恐怕是紅臉的。把這黑煤搽得這般。所以叫我們驗看。若是擦不下。黑來。便是真的。方纔放你過去。鄭恩聽了。方纔明白。心下暗想道。早是二哥沒有同來。若聽了樂子同上關來。便要受累。便大喝道。驅球入的。你們只管擦我做甚。敢是沒有眼珠兒的。樂子的這張臉兒。

假

是天佛叫我爹娘生就的。怕你怎麼。衆軍校也不回
答。只是擦磨。復又擦數多時。兀是本來面目。不曾有
半點便宜。曉得果是生就的。只得住手。走至案前。稟
道。這人不是紅面。果係生成顏色。小的驗看明白。並
非擦抹假冒等情。乞老爺發放。那官聽罷。又把案桌
一拍道。只怕你們看驗的不得巧法。草草塞責。被他
瞞過。怎麼生成的。便生得這般機惡。憑地難看。你們
須要看得親切。方有着落。軍校道。小的們用盡心機。
出盡氣力。擦了這一會。無奈指頭上。一些子也沒有
黑影兒。還說不是生成的麼。那官兀自不信。立起身

走出案來。至簷前。又自盤旋迴繞。反覆周張的。看了一
遍。也把指頭親自在他臉上。擦磨了一遭。見無影
形。委是生成的。只得喝聲放他下去。過關罷。軍校答
應。登時把鄭恩放了下去。只聽得噹噹的敲了三聲
雲板。軍校又吆喝了一聲開關。那守關軍士。便把關
門大開。後面的這些經商客旅。也便上去。驗明路引。
彼乃平常人等。對驗便無阻隔。頃刻間陸續而來。一
齊爭先奪後。闕出關去。倒把柴榮的車兒。裹在中間。
東一斜。西一歪。百忙裏又不湊巧。偏偏的柴榮又把
鞋兒擠脫了。正在那裏連推帶走。扳那鞋兒。鄭恩又

只顧前邊拽走。兩下裏各不相照。此時便有那等剪絡小人。蹙个空兒。手疾眼快。把那傘車上掛的一褲兒銀子提去了。及至柴榮扳得鞋兒起來。又不去細看。推着車兒。竟望前行。正是

龍游淺水遭蝦笑

虎落平陽被犬欺

當下弟兄二人。推着車兒行走。離關未及十里之路。鄭恩回頭說道。大哥。如今將這傘兒到那里去發賣。柴榮道。離此還有十數里。地名泌州。到那城內多半是我的主顧。那時就好發賣了。鄭恩道。憑地時。咱們當真的趕走一程。到那里發完了貨。樂子好早早的

相會。二哥柴榮道。便是。鄭恩遂把絆繩重新背好了。手內擒着棗樹。洒開大步。奔走如飛。像那梁山泊上的戴宗。用神行法一般。望前飛奔。這是什麼緣故。原來他要趕到了泌州。卸下了貨。好圖哺餒的意思。正是

只圖自己觀願樂

那顧他人力氣微。

鄭恩望前飛跑。他的力又大。腿又堅。自然跑也得快。這柴榮。雖然執業粗微。終是身柔力軟。往常奔走。順性而行。今日在後推着。也是飛跑。那里配搭得上。舉首觀天。酷似飛雲掣電。斜眸視地。儼如倒樹移林。只

覺得喪氣垂頭。喘息不止。只得叫道。三弟慢慢的行。愚兄跟你不過。鄭恩那裏肯聽。低着頭。只顧奔跑。反把柴榮帶得脚不沾地。手不纏身。口內喊叫道。賢弟。慢慢而行。愚兄手已拉壞。足已傷踐。實行不得。你爲甚這般逞力。鄭恩只是不依憑。你叫破喉嚨。彼却越拉得緊。越跑得快。但見車輪滾滾。塵霧簸揚。真如星鍊梭光。一瞬千里的光景。柴榮心下發極。氣喘吁吁。只得罵道。黑賊。你不該這般作耍。論理也還我。大你小。難道沒有我兄長在眼。便是這等放肆。倘然拉壞了我身軀。投到當官。怕不打斷你的腿筋。鄭恩在前。

要

只當不曾聽得。一發如飛。風行火速。那消半個時辰。早到泌州城下。鄭恩方才立住了脚。嘻嘻的笑道。爽快爽快。這十數里路。直得烏事。只是造化了你。不十分用力。此時柴榮只走得渾身是汗。遍體皆津。立定身兒。靠在車傍。張開了口。只是發喘喘了半日。方纔心定。復又罵道。你這黑賊。幾乎拉殺了我。那裏有這般行路。說來總不依我。真爲可恨。鄭恩聽了。使着性子。把絆繩一擻。道你好沒道理。不說自己走得慢。反來怨着樂子。拉壞了你。什麼手。還要黑賊白賊的亂罵。早上吃了飯。此時肚裏又餓了。咱們趕緊覓到城

內吃飯。不好倒在路上。于餓。柴榮道。既然肚內餓了。也該好好的對我說知。路上那一處沒有酒飯店。偏是忍餓亂跑。真正是個蠢才。快進城去安頓了。便好吃飯。鄭恩心中尙是氣烘烘。拉了車。步進東門。走上二三十間門面。見那路北裏一座店房。柴榮道。這是個張家老店。向來是我的寓處。房東爲人。極其忠厚。我們原在這裏安歇。覺得便適些。鄭恩笑道。樂子也不管他忠厚不忠厚。只要有酒有飯。便是合式。當時弟兄三人。把車拽進店去。說有店小二前來。相核見了鄭恩。心下吃了一唬。口內嚷道。有鬼有鬼。退走不

送。柴榮上前一把拉住了。說道。小二哥。你因甚這等害怕。這鬼在那里。小二聽罷。纔把心神安定。叫聲柴客人。不知你路上有甚担攔。惹了甚的邪祟。帶這黑鬼到我店中作禍。如今現在你背後立着。你自不見。還說沒有鬼麼。柴榮道。你原來不知。這是我的兄弟。你怎麼錯認爲鬼。小二道。我終不信。世間那有這樣的黑人。我們家下掛的鍾馗圖像。也還好看些。那鄭恩在後聽了。方纔明白。哈哈大笑。走將過來。叫聲店小二。你這駟韃入的。樂子本是個人。你偏要當鬼。你且來識認識認。看樂子是人是鬼。那小二聽了這般

言語當真的放大了胆。穩定的性。走下一步。定睛細看。此時却當日色斜西。那日光照耀。明見鄭恩的影兒。橫擔在地。心下頓時省悟道。我錯認了。我錯認了。若說是鬼。怎麼有起影兒來。這明明是。人無疑了。開言道。黑客人。小人有眼無珠。一時莽撞。認錯客人爲鬼。恁般得罪。真要見怪。鄭恩道。你既認明了。樂子也不來怪你。只是咱肚裏饑餓難當。快取酒飯進來。咱們好用。說罷。弟兄二人把車兒推進了。一間寬大潔淨的房中。安放停當。却值小二把酒飯送進。二人照量各用畢。鄭恩走至車前。細把行李檢點。舉眼一看。

只有被套那褲兒裏的銀子。却不見了。心下呆呆的。作想了一回。又把被套摺在地下。轉過來翻過去。尋一會。看一遍。踪跡全無。不覺心頭火發。暴跳如雷。只因這一翻費氣。有分付。種下破面之根。有玷同心之誼。正是。

不紅暗裏剝牀患。

怎得昭然渙散情。

不知鄭恩怎的費氣。且看下回。便見分明。

以仁義稱阿哥。便見他人盡無仁義矣。以恩愛。領長兄。使見他人皆不恩愛矣。蓋貌雖投分。心實過乎連枝。誼雖交融。情實篤乎好合。似此依。

戀不違。倍深孺慕。何羨灼艾分痛。大被同眠。哭有真假。中心所發。勢難遏抑。卽爲真也。哭有實虛。至情所流。一誠无妄。乃爲實也。鄭恩之哭。真心也。實情也。由愛戴而發。爲悽楚之情。本戀慕而出。爲滄泗之賦。誠由平日之友愛也深。故於臨岐之悲哭也切。彼夫假仁假義。虛友虛茶。一切虛假。猫頭。若令觀此真心實情之鄭恩。必至愧殺。必至唬殺。

匡胤臨別時。纔說不可使性。有傷兄弟之情。便說身體欠和。須要小心看視。大畧看去。不過擺別叮嚀。臨岐囑托。依依不捨。話頭而已。及看後文。店中抱病。反目分離。方知此處並非活套浮詞。印板說話。蓋其特爲下文許多變端。故此預作點睛。冷放關照。誠有兔起鶻突之趣。

柴榮爲鄭恩置買物件。初言買布。叫店家做。果爾隨此鋪排。終恐支離瑣雜。零碎無情。而作者偏有異徑。於無意中。遇着轎夫。叫賣衣裳。且得之者現成。用之者合式。旣免倩人造作之勞。又省筆墨繁瑣之弊。其深得水滸金針之秘。亦復不少矣。

寫木鈴關上稽查盤詰毫髮不肯放過。真是嚴之至。禁之盡矣。蓋其手寫本題。眼射匡胤過。不得此關去也。正是借賓定主之法。

關官幾遍喝叫拿下。幾令人捉摸不住。真至第二遍。方始說出。恐是紅面抹黑。嗟乎。紅是紅也。黑是黑也。紅而豈可加其黑。黑而豈得變其紅哉。紅黑之不可相假。猶冬之不可指爲夏。葛之不可目爲裘也。彼匡胤人傑也。丈夫也。焉肯行險徼倖。作此掩耳偷鈴之事哉。雖云事恐或有。然而關官已失之愚矣。

此處若不將褲裏銀子失去。下文怎好開出吃盡傘本。一言不合棄之如遺。許多眩目驚心妙義。猶水滸傳張順稍金請安道全。江邊遇劫。一樣理法。一樣主意。

也。該好好對我說。正與前文也。該好好請我作章法。

飛龍傳

第十三回

柴君貴過量生災

鄭子明擅權發貨

詩曰

北山種松柏
彼此雖同趣
華歆慕勢焰
割席分相處
君看開類者
資財成冷刺

南山權蒞藜
志向各有宜
管寧樂清夷
友道將何期
日暘已難齊
酒食作品題



我自陶我情

彼亦從彼意

倉忽高枕臥

一任合與離

話說鄭恩不見了褲兒裏的銀子。展開雨傘。不住的翻騰尋覓。並無影嚮。口內不住的喫咿。那柴榮在傍問道。你尋什麼東西。這般悶着。鄭恩道。大哥。你可見那褲兒裏的銀子麼。柴榮道。這銀子在水鈴關外未出店時。你連被套兒一總放在車兒上的。怎麼如今問起我來。鄭恩又把傘兒盤下幾包。細細尋覓。踪跡全無。急得心頭火發。暴跳如雷。大叫道。不好了。失了財帛了。不知甚麼時候被那個駱毬入的偷了去。柴

榮聽了。也跳起來道。黑賊。我曾叫你把銀子安放中間下面。將傘包兒壓住。你偏扭着巴心。放在上邊。自爲穩妥。還說會得照應。如今却把來失了。究竟你的炤應何如。鄭恩不聽。猶可。聽了此言。不覺大怒。撇着唇。努着嘴。揉着眼。蹙着眉。唱聲道。老柴。你講什麼老大的話。樂子在前拽絆。你在後面推走。樂子又沒有背後眼珠好來睜看。你在後面倒不看見。你去想着。這個照應該是你的。該是樂子的。自己不肯當心。反來埋怨樂子。兀的不屈氣殺了人。柴榮一發怒極道。你這黑賊。只因你拘着自己主意。不肯聽我的言語。

輕輕的把這銀子失了。反道我埋怨你。你且想着。這
是明明你自己差了。倒來喧嚷於我。我怎肯服你。鄭
恩聽了。把柴榮啐了一聲道。原來你是不會道理
的驕漢。只顧說這些屈話。怨着樂子。可知得這些銀
子不是容易得來的。費盡了樂子多少心思。多少氣
力。方纔取得這項財香。我那有仁有義。恩愛的二哥。
分毫不要。把來都與你做賊拿的本錢。誰知你福薄
命窮。沒有造化。反送與別人受用。不去怨恨自己。運
低。徧來怨着樂子。沒有照應。你這樣不明道理的人。
樂子有甚氣力。再與你說話。說罷。跌暈了臉面。向外

坐着。只是歎氣。那柴榮聽了這一席說話。倒覺得頓
口無言。低頭歎氣。暗想鄭恩之言。亦似有理。這事原
算我不是。我埋怨他。愈覺差了。只得開言道。三弟如
今也不必說了。果係愚兄命運低微。難受這異途之
物。但既經失脫。已落他人之手。想要重去尋來。難言
可望矣。俺們為今之計。且把被套收拾起了。將這傘
兒担掃塵埃。收拾好了。便去發店。貨完之後。也好去
尋你二哥。以圖相會。你也不必氣怒。快來動手。鄭恩
見柴榮如此。方纔回過臉來。說大哥說的不差。遂把
被套放在炕上。轉身與柴榮一齊卸下雨傘。一柄一

柄的揮去灰塵。現出新鮮顏色。又點一點數目。仍舊安放在車中。推向外廟空房中放下了。看看天色將晚。二人忙了一回。肚中又覺餓了。柴榮便叫店小二收拾粥來用。鄭恩道。大哥。這希粥湯空鬆易餓。怎能充得餓腸。小二哥。你可打上十筋麵餅。擀下一蕪麵湯。纔勾我弟兄兩個一飽。柴榮道。也罷。小二哥。你粥也煮來。餅也打來。各隨其便。小二道。柴客官。你在我店中住的朝數已多。難道不知我們店裏只有一副鍋竈。怎麼做得兩樣飲食。不如就依了這位黑客人。打上麵餅。麵湯。吃在肚中。也可耐餓。鄭恩聽了。滿心

歡喜道。小二哥。你怎麼的這般伶俐做人。湊趣說來。合着樂子的心窩。咱樂子其實歡喜着你。你快去取拾進來。咱們好受用。常言道。賣飯的不怕大用漢。店小二巴不得這一聲。便順着鄭恩的主意。即作答應。了一聲。出去。登時收拾打了兩盤大餅。擀了一鍋麵湯。遂即送進客房。擺在桌上。鄭恩見了。只喜得心花開放。眉眼笑揚。說道。好好。一面說着。一面拿起快子。也不管柴榮吃不吃。也不顧熱湯難吞。竟似狼餐虎。睡。任性舖飯。吃一回餅。飲一回湯。不消半個時辰。早吃得盤底朝天。罄空盡竭。方纔把快子放下。叫聲大

哥。這樣好東西。你怎麼不吃。柴榮道。等你吃得噁了。我纔來吃。鄭恩道。大哥。你原來好爭嘴的。叫聲店小二。你再去多多的添些麪湯。打上些好餅進來。等咱大哥好用。小二聽了。把脖子一縮。舌頭一伸。暗忖道。這黑廝藏着什麼量兒。看他把兩個人的飲食。竟自一個獨吞。還要叫添。真是個囊食包了。即時往店中。又打了兩盤餅。捍了一鑊湯。送將進來。鄭恩道。大哥。如今可吃些了。柴榮笑了一笑。道。好好。即便拿起快子。取了一個餅。盛了一盞湯。慢慢地吃下。只吃得兩個餅。兩碗湯。便把快子放下了。鄭恩道。大哥。這樣好

東西。怎麼只吃得一點兒。就住了手。柴榮道。愚兄量淺。已是滿腹足矣。不能再吃。鄭恩見他不吃。遂揀了兩個大餅。又盛了一盞湯。送將過來。必要他吃。柴榮拘他不過。只得熬着飽。勉強加了下去。其餘的餅湯。又是鄭恩包下了肚。遂把碗碟。叫小二收拾了去。此時已是黃昏光景。弟兄兩人。各自收拾牀炕。兩下都已安歇。鄭恩飲食滿望。心事毫無。倘上炕。竟是呼嚕呼嚕感夢去了。不想那柴榮。食量淺小。多吃了這兩個餅。肚中就作禍起來。眠在炕上。甚覺發痛。又想着鄭恩量大。供給費多。于思百想的。挨着肚痛。側耳聽

那外面適值天又下起雨來。心下又自想着明日的貨都分是發不成了。又添了這一段愁悶。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耳邊又聽了鄭恩這般好睡。但聞他呻吟吃嘴內說出許多夢話。真是無掛無碍。道性安眠。不覺歎了一口氣道。你看我憑的痔氣。枉有了這厮作伴。遇着事情。只憑着自己粗魯。通無商量。除了這吃睡兩項。其外一件也不曉。半點也不管。實爲可惱。因此又添了這一段憂愠。不覺氣塞食。食闕氣。氣食相或固結不解。漸漸的頭發重。眼發昏。那心頭一似農夫般的發燒起來。一夜裏呼喚呻吟。何曾合眼。

又

炭火會

耐煩

挨至天明。鄭恩即便起來。叫聲大哥。你看天色已是明透的了。只是有些雨濛濛兒。你快些起來。趁着雨還不大。便去往店家發脫了貨。收齊了賬。極早回去。好會咱的二哥。莫要延挨遲了日子。柴榮聽言。指望將身坐起。誰知頭眩眼花。捉身不住。捱了半晌。那里掙扎得起。鄭恩道。想是大哥有些不耐煩麼。這不妨。可着店小二。擗些軟軟的麵湯。吃下幾碗。包管就好。柴榮道。三弟。我只爲昨夜多吃了幾個麵餅。腹中停阻。得了此病。怎的再吃。若有熱水。要些來呷呷。鄭恩遂叫店小二。燒了一壺熱水。打發柴榮吃了幾口。依

舊舖在炕上不住的哼哈聲喚。鄭恩並不理論。把柴榮的銀包撒在腰間。往街坊上閑撞。望見酒店。即便買些酒食充腸。吃得有八分酒意。然後回來。那柴榮正在炕上熱極心昏。唇喉乾燥。叫聲三弟。若有冷水要些來呷呷。連叫數聲。不見答應。翻身向外一看。只見鄭恩正進房來。立脚不定。把身子搖擺。口中只叫好酒好酒。樂子再吃不得了。柴榮見了。氣惱不過。欲要責罰他幾句。又碍着情義兩字。只得隱忍下了。正是

病者關于般

不病自欣歡

縱他長好飲

情義便爾寬

當下柴榮又叫道。三弟。你把些冷水我吃。鄭恩帶着酒意。便叫店小二取了一瓢水來。柴榮呷了幾口。依然睡倒。那鄭恩已入醉鄉。任遊夢境。從此以後。看看約過了三四日。柴榮的病症越加沉重。自己無奈。只得叫聲三弟。你去央煩店家去請一位明理的太醫來。看看這脉息何如。鄭恩依言出來。對小二說了。小二就去請了一位太醫。叫做劉一帖。真個脉理分明。用藥效驗。曾有西江月一詞。讚他好處。

歷代相傳醫學。望聞問切匪誇。難經脉訣採精。

華生死機關的確藥。按君臣力草分錢配合無差。症病彰治不虛花。劉一帖名傳海角。

當下小二請了來家。延進客房。來至柴榮炕前坐下。舉着了三個指頭。將兩手六脈細細的診了一翻。已自明白。又把那身體看了一遍。但見四肢冰冷。遍體發燒。鼻孔流青。臉面帶瘧。唇乾口燥。神氣虛浮。說道：尊兄的貴恙。乃是夾氣傷寒。勢非輕比。理宜舒氣消食。凝神發表為當。最要不可動氣。若一動氣。雖不傷命。其症恐難即愈。遂撮了兩帖柴胡散藥。案開寫明白。加引燈心竹葉生薑用水兩盞煎至八分溫服。寫

畢并藥遞與店家。相囑病人務要小心保養。調氣安神。柴榮稱謝。就叫店家在外取了一把戥子。將鄭恩身邊的銀子稱了三錢。用紙封了。送與劉一帖為藥資之敬。那劉一帖又說了一句保重。辭謝了。便自回家。店小二遂把藥餌并藥罐火爐柴炭等類。遞與鄭恩道：鄭客人。你可用心煎劑。足要八分。即刻溫服。我因事忙不及奉陪了。鄭恩道：樂子知道。便把那藥料在罐裏加了藥引。又加兩盞清水。完備了。隨將火爐內炭生發好了。纔把藥罐端上煎。焦起來。誰知鄭恩此時已有幾分酒意。醉眼矇矓。看守了一回。不覺打

睡起來。呼呼睡去。約有半個時辰光景。忽被感夢驚
 覺。睜眼一看。那藥已煎乾。冒烟焦臭了。鄭恩暗暗跌
 脚。心內叫苦。没法奈何。只得又香了一盞清水。添入
 藥內。煎了一回。不管七分八分涼了。一涼。拿到柴榮
 面前。叫道。大哥起來。吃靈丹妙藥。柴榮抑起身來。接
 過湯藥。一飲而盡。叫道。三弟。這藥因甚有些荷包灰
 氣。鄭恩笑道。大哥。你可也不聽見。那大醫說麼。這藥
 叫做柴胡散。自然有些荷包臭的。如今只要病好。管
 甚氣味。說罷。接了盞兒。又去煎。那第二帖藥。這一回
 鄭恩就着實用心了。煎勾多時。恰有八分。把來遞與

柴榮吃了。仍復睡好。無如病熱隨常。不能痊愈。鄭恩
 全不在意。任性閑遊。每日只好酒食。上畱情。花費暢
 懷。臨晚帶醉而歸。口裏常說酒話。柴榮見了。一言不
 出。悶在心頭。終日望輕。其如反重。只因積氣在心。有
 憂無樂。所以不惟藥醫無效。更且病熱轉添。十分沉
 重。鄭恩那裏放有心上。自己只管胡廝。一日早起。無
 事。猛可的想起道。這棗樹樂子。自從十八灣相救。二
 哥以來。一路上虧了這件妙物。打賊防身。只是粗細
 不勻。灣曲得不好看相。如今趁着大哥有病在此。樂
 子又空閑無事。何不把他去出脫出脫。也得光光兒

好看。覺道有些威勢。想定主意。搨了棗樹。走出店門。往街坊一路行來。尋着了一家木作店鋪。遂叫匠人。整治起來。頃刻之間。劉成了一根大大的棍兒。瑩潤光圓。堅剛周正。鄭恩拿在手中。甚覺合式。心下十分歡喜。即時身邊取出些銀子。謝了匠人。回身便走路。上又買些酒食。吃飽了。慢慢地回到店房。只見柴榮昏昏沉沉。睡在炕上。他也不去問安一聲。竟自放下了根子。走至炕前。仰翻身軀。開懷安睡。正是

任君多少名和利

怎此安然醉卧閑

自此鄭恩終日往街坊閑走快樂。不上幾天。早把柴

比

榮

兒

樂的那包銀子。吃得罄盡。約過子十七八日。此柴榮的病勢。尙不能痊。這日清晨。鄭恩起來。剛欲出門。只見店小二攔住道。鄭客人。且慢出去。小人有一言奉告。鄭恩道。你有什麼話。見快些說來。小二道。小人的愚意。欲把這食用房錢。算這一算。告求賚發。則个。啗賬簿。在此。客人自己去看。除了病人不算。只是客人一位所用。每日二錢。共有一十八天。該付足銀三兩六錢。望卽見惠。感情之至。鄭恩道。小二哥。你與樂子算賬。却不中用。等咱大哥病體好了。也不爲遲。小二道。客人。你要體量我的下情。我是開店的人。靠這生涯。

過日又無田產。又無屋宇。如何有這長本錢。把來供養。況且每日伺候客人的飲食。多是賒來的。若是等你貴夥計病好還賬。知道幾時纔能數好。眼見得目前便沒米下鍋。連小人的店鋪也是開不起來。不如把這宗銀子先清了。又好從新措辦。且得客人在此容易服侍了。豈不兩全其美。鄭恩想了一想道。小二哥。這飯錢難該還你。但是咱大哥的銀子多被樂子用完了。這却怎處。小二道。客人你原來真是呆的。現放着米團兒。情愿餓死。却不自害自身。你銀子用完。這貨物尚在。何不把這車兒雨傘發脫他一半。還了

我飯錢。餘下的又好終朝使用了。鄭恩道。小二哥。你的主意果然不差。樂子其實歡喜着你。說罷。的同店小二出去。往兩個舖家說了。遂把雨傘發脫了一半。共得十二兩銀子。當時回至店中。付還了三兩大錢。飯錢剩下八兩有餘。鄭恩撒在腰間。供給自己酒食之費。不上八九日。早已用完。止剩下精光身體。不意鄭恩自得小二提醒。把雨傘發賣。吃了這甜頭。沒有使用。便把雨傘發賣。不消半月。又把那半車兒的雨傘做了烏有先生。正是口裏肥膩。皮裏消肉。看看約有四五十天。那銀傘銷完。柴榮的病也就輕了。漸漸

鮮艷。畧可掙扎得起。一日柴榮叫店家進來算賬。那店小二進來對柴榮說道。柴客人。這賬也不必再算。除了令弟兩次還過六兩六錢。餘外只該找我三兩之外。便是清楚。從明日又是重起。柴榮聽言。呆了一回。心內想道。諒這一包銀子。多分被他用完的了。雖然他的食量甚大。費用過多。然也虧了他煎藥服事。也就罷了。只得對店家道。既如此。煩你去請那主顧舖家來。我就當面發脫了貨。收齊銀兩。便好找你的飯錢房金。我們也得回鄉生意。那店家聽了這話。頓時間臉兒上泛紅泛白。沒做理會處。只是呆呆的望

着鄭恩。點頭眯眼。那鄭恩也是慌慌的。搓手擲脚。看着店家。兩個瞧了半晌。通沒理會。那鄭恩低頭想道。完了。樂子只顧了自己使用。不該瞞着大哥把傘兒一齊發脫干淨。如今只好對他說話。又捱了一會。料瞞不過。只得叫聲大哥。你的雨傘。原要發脫的。却是樂子替你賣了。柴榮聽了。如半空中打个霹靂。驚駭不迭。慌忙問道。三弟。你又不知行價。怎的發脫了。不知賣了多少銀子。拿來我見見數目。鄭恩道。不瞞大哥說。樂子因你病在此擔擱日子。其實清淡不遇。將這銀子每日使用。不道多花費在肚內了。因此這

銀子毫釐也都沒有。柴榮聽了這話，大叫一聲，坑殺吾也。將身栽倒，閉了雙眼。暈去半個時辰，悠悠醒轉，口中吐出濁痰，眼內流些潛淚，開言道：我推車販傘，指望趁些繩頭微利，權爲糊口養身之計。不幸病在店中，捱了多日，感今病體畧好，思量發貨，誰想辟空的銀傘全無，本利絕望，閃得我無依無靠，叫我怎好回鄉。說罷，又是流淚。那店小二在傍，心內也十分過意不去，只得相勸道：柴客人，你也不必氣苦了。這財帛是人掙下的，今日用完，明日生意起來，仍然滿載。那裏有現放着貨物，不去變賣使用，甘心受苦熬饑。

况你患病將好，調養身體要緊。怎的自己不惜，便要動氣。這鄭客人，生來的耿直，雖然把本錢消化去了，却是與你又是義氣相交，不比別人。小人勸你莫要生氣，和好爲上。總然欠下幾兩店賬，也是小事。你只消下次來還我，就是。從今再住幾日，這房錢分文不要。可自放心安養，不必掛懷。那小二勸了一回，自覺不好意思，只推外邊有事，告辭去了。柴榮只得自解自歎，把氣漸漸的消了。側目看那鄭恩，倒把這火盆般的大嘴，掇得高高的，在那裏怒氣。柴榮無可如何，只得叫道：三弟，你也不要惱了。想來這些變更，也多

是我的命運該當。還要說他則甚。如今有話與你商量。鄭恩也就放下怒容。回言道。大哥。兩傘賣盡了。盤纏用完了。止有樂子與大哥兩個精光身子。還有什麼商量。柴榮道。雖然如此。我還有一個法兒。與你商議而行。只因有這一翻商議。有分叫蠶食鯨吞。還盡了口腹之債。時乖運蹇。生遍了牀蓆之災。正是

英氣未能舒展日

雄身正屬困危時

不知柴榮有甚商量。且看下回自有分解。

看鄭恩批駁柴榮數言。果是當理合宜。勿論其他。即此背後眼珠一句。便使柴榮無言回答。不

惟柴榮。就使閱者亦無言回答。不惟一時之閱者。即百世之下之閱者。亦恐無言回答也。蓋柴榮在後。所目而見之者柴榮。所憑而照之者柴榮。是照應之任。責在柴榮也。若鄭恩在前。所開道路者鄭恩。所行辟人者鄭恩。是背後之言。安怪鄭恩也。如欲以不知背後之鄭恩。而嚴責周照。以理宜照應之柴榮。而寬恕推辭。問諸天下之人。恐無是理也。以天下之人。而不得曲為詞。則柴榮安得而辭其責歟。將傘車安放在外廂房。便與卧房間隔。使鄭恩

變賣柴榮目不得而見耳不得而聞矣。此亦水滸金針安插註脚之法也。

處處寫鄭恩不忘匡亂皆是天性盎流不可遏抑之趣。

熱水呷呷冷水呷呷是一回中對鎖作章法。

鄭恩呻吟是夢境柴榮呻吟是病狀兩下形容各顯一般身分。

一邊病重無計可愈一邊安閑留意陶情趣阿哥有病便去整理器械何等自在何等快活看來柴榮之抱病鄭恩之賣傘二者皆小二釀

成之也。柯則始以柴榮要粥鄭恩要餅小二便迎鄭而拂柴貪其錢而不過人之量繼而勒索店賬逼還飯錢小二之勢狡而言甘得其計而不顧人之物迹其所爲若此孰非小二釀成之乎。夫小二釀成之則鄭恩有所受之也。故飲湯餅柴榮已適可而止矣。鄭恩乃強逼其再用非鄭恩逼之也。小二逼之也。發傘於舖家幾次之銀正供酒食之用非鄭恩主之也。小二主之也。若以二者之罪而徒歸諸鄭恩是猶長者授刃於幼者而教以殺人及其事敗刑法隨之施之

幼而不施之長也。夫幼者何辜。受長之刃而承其命。卽以受國之刑而隕其軀。有加是耶。通其道以觀鄭恩。則鄭恩何辜。受小二之指使。卽以受柴榮之訶責耶。夫逼食鄭恩。原不欲小二使之也。發傘鄭恩。本不知小二使之也。小二使之則小二釀成之也。噫。小二烏能逃此二者之罪也。

飛龍傳

第十四回

為資財兄弟絕義

因口腹見女全生

詞曰

同盟原欲輔鷹揚。聯異姓。潤倫常。羣分類聚行。見定明良。彼和此唱。相求應。盤桓樂果須長。○曾幾何時。意氣傷財已盡。義隨戕。風波翻覆。撒手各分傷。拋棄芝蘭。尋別徑。止博得一盃觴。

右調風入松

話說柴榮因鄭恩將銀傘費盡。無策回鄉。只得與他



商議道。三弟這兩傘賣盡也不必說了。但爲今之計。已無別策。幸而還有這輪車兒在此。不如你推將出去賣上六七百文。一則我得將養病體。二則也好做些盤纏。待三兩日後。我的身體全好了。俺們便可往首陽山。找尋你的二哥。再做別圖。鄭恩點頭道。大哥的說話。却與樂子的主意合的。倒也使得。隨把車兒推出店門。往街坊上行走。口裏邊大聲叫喊道。賣車賣車。我的車兒。只要七百個大錢。就賣了。不想行了數程。叫了半日。並沒有人問他一聲。心中憑般悶氣。肚裏饑餓難當。緩緩兒順路推走。只見路傍有座酒

店。正是欣於所遇。投其所好。鄭恩把車兒推至門前。放下將身走進店堂。揀一副座頭坐下。叫酒保拿些酒食來吃。酒保連忙收拾送來。無非美酒大麵魚肉之類。鄭恩饑不擇食。那管他美惡精粗。拿上手就吃。吃得盃盤狼藉。方纔肚內飽了。酒保過來會錢。共吃了六百餘文。鄭恩立起身。道。店家。樂子今日沒有帶錢。就把這車兒與你算了酒錢罷。那店家又是個良善之人。本要發話。見他吃了這許多酒食。又且相貌猙獰。諒着不是個善男子。恐怕囉唆。未免吃虧。只得自己認了晦氣。答應一聲。把車兒收了進去。鄭恩出

了酒店。空身回到店房。叫聲大哥。樂子回來了。柴榮道。你車兒可賣了麼。不知賣了多少價錢。可能彀得用度。鄭恩把手一拍道。大哥。休要說起。樂子叫賣了半日。並沒有個主兒。這肚中其實饑餓。不過無可奈何。只得換些酒食充饑。回來再作商量。柴榮不聽此言。萬事皆休。聽了此言。只氣得雙睛睜出。滿身發抖。歇了半晌。怒上心來。開言罵道。呵。你這黑賊。累我弄到這般光景。又把這車兒饒他。不過必竟要吃個子淨。只顧自己。不管他人。我身邊並無半文錢鈔。被你這般坑陷。叫我怎好活命。呵。你這黑賊。再在此

跟我幾日。只怕連我身體也要被你葬在肚裏了。你這等人。還要與你做什麼朋友。不如早早撒開。各尋頭路。休得在此累我長氣。鄭恩聽了這翻言語。心中大怒。罵道。你這希尿的傘夫。劣貨的蠻子。樂子爲子。你不知吃了多少辛苦。費了多少氣力。保全你平安到此。你自己有病。擔誤了日子。今日用得你幾兩銀子。也是小事。你就這等罵着樂子。便要撒開分手。你既沒情。樂子也便沒義了。從今各自走路罷了。說罷。提了棗木棍。氣烘烘的奔出子店門。離子泌州城。望西而行。一路上想道。樂子一怒之間。雖然把大哥撒

元青全傳
三
下了。如今可往那裏去。不如到首陽山投奔二哥哥那裏安身。想定主意。揀着大路而行。不想那鄭恩因一時怒氣。走得要緊。不辨那條是原先來路。順着脚走。所以反望西行。此時正是初冬天氣。一路上但見天邊雁叫。林內風颺。木葉凋殘。草根戕濯。鄭恩約行了六七里之間。心下也有些疑惑。想道。樂子先前從木鈴關路。不是這樣的。休要走錯了路頭。又是費力。正在疑惑。看見前面有個賣草鞋的人。鄭恩趕上幾步。叫道。賣草鞋的。樂子問你路兒。要往木鈴門投首陽山去的。可從這裏走麼。那賣草鞋的。回頭一看。見是

個瘦相的人。又想他既問路。也沒有什麼稱呼。心內先有幾分不喜。又想道。他要往首陽山去。該向東走。他反投西行來。必是個不識路徑的。待我要他一耍。使他沒處做理會。即便開言。回答道。你這黑客官。要往首陽山去麼。還走得不耐煩哩。我也要往那裏賣貨。你只消跟我前去。就是了。鄭恩大喜。跟定了他。望西行走。約莫又行了三四里路。只見那邊有座酒店。這賣草鞋的。自言自語道。走得渴了。且向這裏買碗酒吃。再走罷。鄭恩見他走進了酒店。便是立住了脚。在簷下張望。只見他坐在裏邊。大碗的酒。大塊的肉。

一上一下的吃。眼兒也不帶着鄭恩。那鄭恩在外。覺得鼻邊不住的馨香。一陣兒美醞傳芬。一陣兒餚饌送味。這香氣相聞。心窩裏即便酸癢起來。思量也要進去吃些。却碍着身邊干淨。只得咽着饒涎。呆呆的立着等候。等了一回。那賣草鞋的方纔吃完了。會了錢。走出門來。背上草鞋。看看鄭恩。笑了一笑。望前又走。鄭恩忍着羞慚。跟定而行。正是

欲求眼下路。

且忍肚中饑。

當下二人又行過三二里之間。這賣草鞋的真也作要。看見那首又有一座酒店。側身進去。買酒吃。鄭恩

見了。又立住了脚相等。心下暗自忖道。這馱毬入的。怎麼只管自己嘍囉。不來請樂子吃些。實是可惡。停一會。到了首陽山。叫他吃樂子的大虧。方曉得咱的手段。不多一回。那人把酒吃完了。交了錢。取了草鞋。走出店來。看看鄭恩。又笑了一笑。抽身便走。鄭恩隱忍在心。不去理他。只顧跟他行走。看看又走過了一二里。來到一個曠野去處。但見樹木叢茂。枯葉滿堆。那賣草鞋的心裏想道。我這兩次也弄得他鼓了。待我再要他一遭。使他進退兩難。終無着落。定了主意。走上幾步。口裏又自言自語道。走得乏了。且在這里

睡他一回再走未遲。遂揀了一株合抱不交的大樹。下鋪平了枯葉。將草鞋放在旁邊。將身坐下。假作打盹。鄭恩見了。心下想道：好了。這馱毬人的令翻耍着樂子的手了。也在對面樹邊。將棗木棍靠在一傍。坐下假寐。看官這賣草鞋的打盹。原是有心作耍。擔誤鄭恩的行程。誰知事不湊巧。坐下未久。早被朔風吹動。酒湧上心。漸漸沉醉。竟自薰薰然朦朦朧朧的睡着了。那鄭恩假寐了片時。豎起頭來。把那人一看。呼囉睡去。影也不動。心中想道：必竟這馱毬人的睡死了。卽時立起身來。叫喚數聲。並不答應。更覺歡喜道：

你這馱毬人的。方纔這等薄情。待着樂子。今翻也。叫你吃些虧。遂把草鞋提在手中。數一數。却有二十二雙。把來背上肩頭。轉身取了棗木棍。投西一竟去了。那賣草鞋的睡去。是有兩個時辰。醒了起來。睜眼一看。不見了這個吃耍的黑漢。心下疑惑道：他必竟等我不及。先自去了。回身正要拾了草鞋走路。却撮了个空。四下找尋。並無踪迹。叫聲苦也。我的草鞋不知被誰偷去。閃得我本利皆無。思想一回。忽然醒悟道：是了。這黑厮的必是個賊。故此路頭也不知。隨意胡闖。吾不該把他戲弄。倒把己物失脫於他。心下着實

煩惱了一回。没法奈何。只歎了口氣。抽身投東回去。正是

煩惱不尋人

自去尋煩惱

却說鄭恩肩背草鞋。手提木棍。一路行來。欲把草鞋賣來飲酒。誰知並無人問。心下甚是納悶。約畧又走了幾程。來到一所興大的庄子。只見路傍有座酒店。十分鬧熱。此時肚中饑餓。口內流涎。一時喉甘心慾。也不顧腰下無錢。硬着頭皮。挺身走進。便叫掌櫃的拿酒來吃。移步至那首坐下。把草鞋棗木棍一齊放在傍邊。那掌櫃的只認是個好主顧。連忙分付走堂。

把火酒牛肉包子大麵。盡情端將過去。鄭恩放開肚子。顯出本事。吃了又添。添了又吃。吃到十分量足。方纔住手。叫聲掌櫃的。樂子吃了多少。便來算算。那掌櫃的算了一遍。說道。共有六百三十四文。鄭恩道。樂子今日沒有錢鈔。你可記在賬上。改日還你。說罷。背了草鞋。提了棗木棍。往外就走。掌櫃的攔住道。客官。大爺。你莫要當耍。吾又不知你的姓名。叫吾怎好記賬。況且你一個人。吃了八九個人的東西。本多利薄。這賒欠。從不破例。望客官大爺見惠。則箇鄭恩道。不是樂子。要破你賒欠的例。其實今日沒有帶錢。故此

要你認賬。你們既然不肯。可把這草鞋捆在這裏。改白樂子有錢。便來取贖。掌櫃的喊道。你這些混話。騙誰吃了許多錢去。將這一些兒東西抵押。吾們要他來何用。你休要做夢。不知去處。我這裏孟家庄。不比別處。憑你什麼有名目的人兒。却也少不得一文半箇。若你不給出錢來。把你的臭黑皮。剝將下來。擗鼓。才知我們的利害。鄭恩聽罷。由不得心頭火發。大罵一聲道。駝毬人的樂子吃了。你這些東西。你便值得這般惡罵。你們誰敢來剝樂子的皮。一面說着。一面舉手。先把這些草鞋提將起來。裂得粉碎。弔過掌櫃

的。巴掌打了數下。又把櫃上的這箇大大石硯。擗得零星齏粉。此時店中吃酒之人。雖多。見了鄭恩如此行兇。誰敢出頭受苦。只好悄悄退避。袖手傍觀。那掌櫃的。喫打負痛。自諒不能對敵。只得說道。罷了罷了。瘟神請出去罷。今日只算吾造化低。合該破財。我們這裏現有一位白吃大王。在此顯靈。不道又生出你這個黑吃大王。前來廝纏。你遇着我們白吃大王。他自有本事。生嚼你這位黑吃大王。方消吾氣。鄭恩聽說。立住了脚。問道。樂子問你。那個白吃大王。如今現在那裏。待樂子與他會會。掌櫃的道。你黑吃了東西。心

五音全傳
滿意足。只管走路。莫要管這閑賬。鄭恩道。咱偏要問你。你若不說。樂子又要打哩。掌櫃的慌忙答道。我們這位白吃大王。要吃的是童男童女。不像你這黑吃大王。只會吃些酒肉。所以勸你保全了性命。走你的路罷。休要在此惹禍生非。致有後悔。鄭恩聽罷。心下想道。這大王要吃童男童女。決定是箇妖精。咱何不替這一方除了大害。說道。掌櫃的。樂子想那白吃大王。是箇妖精。故此要吃童男童女的。樂子生平專會拿妖捉怪。今日情愿與你們除了這害。你道何如。掌櫃的聽言。心內暗喜道。這黑廝白吃了我東西。氣他

不過。况又被他打了。無處伸冤。天幸問起這事。願投羅網。我何不趁此機會。叫大王傷了這廝。也得泄我胸中之恨。想定主意。便滿面堆下笑來。答道。你若當真會捉妖怪。這也不難。就是我們隔壁隣舍。今日該獻祭禮。他家止有一個三歲的孫孫。又往別處去買了一羽四歲的女兒。等到天晚。一齊送往廟中獻供。他一家兒大小。正在那裏啼哭。分別待吾。叫他過來。客官與他商議說罷。走至隔壁。登時把一位老者。邀至跟前。與鄭恩施禮。但見他臉帶淚痕。聲藏悽慘。叫道。君子。聞得你會除妖怪。但不知這位大王。當真是

神是怪。尊駕果有本領。滅除大害。可以保得平安。若是降他不住。尊駕便可遠走高飛。離災避禍。却不道動了大王之怒。反累這里合村老幼。性命難保。豈非畫虎不成。反類其狗。道事還當酌量。望勿產心。鄭恩聽了。笑道。你們的胆。不原來都是鼠虫兒的樣子。這般害怕。樂子拿妖的手段。到處聞名。憑你三箇頭六隻膊。猛惡兇毒的妖魔。遇着樂子。管叫他粉骨碎身。一時盡絕。你們只管放心。休要疑惑。但有一件。須要依着樂子。方纔替你們除害。若不肯依樂子。便也不肯了。老者道。君子倘果有本領。保救得合村無事。乃

這

是我們萬千之幸。憑你什麼天大的事情。老漢豈有不依之理。就請分付。卽當從命。鄭恩道。今日捉妖。非同小可。這是驚天動地的事情。須要作法遣將。方可成功。你們依着樂子。快去整備。要用爛熅猪首一箇。一盤油造麩餅。一盤牛肉。火酒一坛。醋。蒜。椒。鹹。香燭等項。件件都要俱全。把來送與樂子。到廟中去請神。使用便好。拿妖。老者道。這些須小事。有何難哉。老漢節刻回去。端整便了。說罷。辭別出來。回至家中。一件佳買辦完全。整洽停當。看看天色將晚。卽着長工把担子挑了物件。老者又來請了鄭恩。一齊送往廟去。

件即

一行人走不多路。早來到一座古廟之中。但見塵土
縱橫。香烟杳絕。那長二把什物挑至殿上。擺列供檯。
鄭恩道。你們衆人去罷。明日早上。都來看妖怪。老者
又把火種見。遞與鄭恩。然後帶領長工。作別去了。鄭
恩遂把廟門關閉。走過了一個大天井。上得殿來。把
一帶破壞的長隔牕子。也關上了。回轉身。軀四下里
一看。尚無動靜。舉眼往上瞻時。見上面塑着一尊金
甲黃袍手執器械的神像。果然凜凜威嚴。鄭恩微微
一笑道。原來就是你這驅毬入的。在此稱王作怪。騙
吃人家的兒女。今日樂子做箇方便。除了你這妖魔。

免得衆民年年受害。說罷。舉起棗木棍。對正了神像。
用盡氣力。勇猛打下。只聽得半空中一聲响處。就地
風生。灰塵亂滾。見一件東西在地下盤盤旋旋。滾箇
不住。鄭恩慌得手忙脚亂。將棗木棍手中亂使。口內
大喊道。不好了。妖怪現形了。正說之間。只見那物滾
到牕子跟前。被檻攔住。就不滾了。鄭恩戰兢兢走上
前。舉眼細瞧。看是何物。只因這一翻舉動。有分叫。遇
了供養之運。足食豐衣。受了安鎮之名。人與地旺。正
是

未作皇家辟土客

先爲閭里捉妖人

畢竟滾下來的什麼物件。當看下同。便見分明。
吾嘗論朋友之交。果能嚴氣正性。道同志合。日
則切磨箴規。夜則談心促膝。誼無異於同氣。情
不亞於連枝。貧富不形。患難無間。自天倫而下。
當必以此爲最矣。蓋天下樂事無多。快心難得。
彼夫萍踪適合。要盟旣相。誓於終身。無何意境。
匪投反而已。相參於中道。甚有一言不合。義斷
情離。一事相違。心拋交絕。嗟乎。交道至此。尙何
言哉。君子之所以慎始謹終。歲寒松柏。良足效
也。

賈草鞋人欲得便宜。而幾次算人計果得矣。孰
知反失便宜。而卽受人之算。亦未足爲勝。夫以
算人之權。操之自我。則鄭恩之亦步亦趨。都入
彀中。且其行行止止。隨所往而無不入乎彀中
矣。而豈知操其權者。失其權。是誠在彼而不在
我也。夫失其權。并失其物。則失其物者。安知不
出此而并失其身命乎。此其理。有灼灼不爽者。
是則彼之失其物。而不失身命者。特幸也夫。
降妖引子。從酒家逗出。甚奇。且以黑吃大王引
出一個白吃大王。更奇。且以黑吃大王之止食

飛龍傳
酒肉引出白吃大王之必食兒女。更又奇。且以
欲傷黑吃大王。期報私憤。引出捉滅白吃大王。
得洩公恨。則奇之又奇。元之又元矣。

飛龍傳

第十五回

孟家庄勇士降妖

首陽山征人失路

詞曰

漫道妖氛累。自有高人對三更。右廟戰相爭。醉
醉醉。功成遍被贏得終朝酒食滋味。○得際能
安睡。失魄天涯。淚。崎嶇跋涉歎零仃。悔悔。回
首斜陽。不知夢裏可期相會。

右調醉春風

話說鄭恩在那廟中。打下一物。在地亂滾。滾了一回。



到着牕子跟前。被檻擋住。就不滾了。走上幾步。仔細一看。原來是個泥塑神頭。被棗木棍打下來的。鄭恩却不識得。即便哈哈大笑道。咱疑是妖怪現形。誰知是箇木墩頭。樂子正要做箇枕頭。好去睡覺。說罷。抬將起來。放在供桌上。面。此時天已昏暗。鄭恩將火種兒取出。火來。點了香燭。等候多時。並不見有妖怪出來。肚中覺得餓了。見這現成酒肉。觸着心懷。就把猪首折開。撚着醋蒜。張口便吃。又把油餅捲着椒鹹。到嘴便吞。先把兩項東西。輪流吃盡。然後將牛肉用手撕開。慢慢咀嚼。看看吃得乾淨。掇起酒坛。對着嘴略

咯咯的嚥下。如渴龍取水。似蒼蠅吸血。不多時。把一坛火酒。都洒在肚裏了。抹一抹嘴。摸一摸肚。自覺歡喜。道。且不要管他有妖沒妖。樂子已自吃得肥嘴像意。趁這酒氣。睡他一覺。再處把盤碟酒坛。一齊放在壁邊地上。把神頭當作枕頭。幸無行李鋪陳。只好和衣而睡。棗木棍也眠在身傍。正值燭盡香殘。醞深神倦。尚在供壇之上。合眼酣睡。將至三更時候。鄭恩正在睡夢之中。忽聽得風聲响動。猛然驚覺。扒將起來。帶着醉意。側耳聽那外面的風。真個刮得利害。只聽得

初起時揚塵播土。次後來走石飛沙。無影無形。能使貶入肌骨。有聲有息。堪合摧木飄零。穿牕入縫。晰漑漑任他曲折。颺颺逐浪排波。吼颺颺怎阻盤旋。颺颺且休言摧殘。月裏婆婆。盡道是刮倒人間麓嶙。助虎張牙。怪物將來撼山。固從龍舞爪。雨師暴至。暗乾坤。正是蒼翠翠竹盡遭歿。黑虎強神施本領。

鄭恩聽了這風來。得利害。下了供桌。提了棗木。相斜步走到牕前。將雌雄二目往外一看。但見微微月色正照庭心。聽那風過之時。頃刻天昏地暗。霧起雲生。落下傾盆大雨。這雨降下來。就有一怪。趁那風雨落將下來。兩脚着地。走上階沿。站立牕外。把鼻子連嗅了幾嗅。說聲不好。這个生人氣。好生利害。連說了二三聲。往後退走不迭。鄭恩醉眼朦朧。仔細一看。但見他怎生打扮。

頭戴金冠。分兩叉。身穿鎖子梅花甲。攔腰繫繫虎皮裙。是上麻鞋。逍遙着頭高額。狹瘦黃肌。臉縮嘴尖。眼閃灼。金光如意。手中拿長耳直舒聽四下。

鄭恩看罷。滿心歡喜。暗自想道。藥子生長多年。整日

在家。但聽人說妖怪。不曾見面。今日才得遇着。原來是這等形兒。也算見識見識。忙伸虎手。輕輕的把腮襯開。提了棗木棍。躡將出來。大吼一聲。野毬入的。你。是什麼妖精。敢在這裏害人。樂子特來拿你哩。兩手舉棍劈頭打下。那怪不曾提防。措手不及。說聲不好。忙用手中金如意。火速交還。兩個殺在庭中。戰在廟內。這一場爭鬪。倒也利害。怎見得。

這個聲喊如雷。那個睛光似電。這個奮身快似箭。那個跋步疾如飛。這箇是黑虎星官臨凡世。那箇是糜廬或精禍一坵。這個手舉酸棗棍。打

去不離天靈蓋。那個執定金如意。迎來只向額頭前。棍擊如意。迸出于條金線。如意迎棍。飄來萬道寒光。我拿你報洩村坊之隱恨。你拿我顯揚魔怪之騰挪。正是盤旋來往相爭戰。不濟妖邪作祟精。

當下。一人一怪。戰有二三十個回合。那怪本事低微。招架不住。轉身就走。鄭恩那里肯捨。疾忙趕上前去。說聲你往那裏走。今日遇着了樂子。休想再活。說時。遲。雙手舉起了棗木棍。把小眼兒看得親切。那時快。只見用力打下。拍的一聲响。正中在八叉金冠。打得

那怪火星亂迸。立身不住。撲通一交。倒在塵埃。鄭恩棍他倒了。趁勢見火速用情。又是兩棍。只打得腦漿迸裂。登時氣絕。就把原形現出。月影之下。看得明白。乃是一個八叉角梅花點的大鹿。這金如意。就是口內貪的靈芝瑞草。鄭恩看了。却不識得。把脚在肋上踢了幾脚。道你這畜生。只得一隻獐狍野獸。也要成精作怪。吃人家孩子。樂子看你。再充得什麼神道。只得什麼大王麼。說罷。解下腰中鸞帶。拴住叉角。拖到隔子牕前。繫在牕擋子上。回身取了棗木棍。走上殿來。依前把牕子闔好。此時約有五更光景。因闔了多

插

時酒已醒子。走至供卓跟前。跪將土去。放好了棗木棍。倒着身軀。枕着神頭。又是呼呼的睡了。有詩爲証。

英雄生性喜貪睡

睡到深時夢不休

莫道睡能誤大事

也曾睡裏建謨猷

且說昨日該祭獻的老者。却也姓鄭。自送鄭恩到廟。回至家中。心懷憂喜喜的喜。那黑漢口出大言必懷絕技。此去果能擒獲妖精。不惟壹雙兒女免了碎身之慘。且使合鎮人民。永消後日之災。也算因禍而得福。絕大的功德。憂的憂。那世土的人。常見力不掩口。說來天花亂墜。做去一敗墮地。倘使今夜不能降伏。

那黑漢自己既已遭殃。累着本村。盡皆屠毒。豈非禍起於他。罪歸於我。這無撫無擋的事情。呼吾如何承受。因此左思右想。如坐針氈。如醉如痴。一夜未曾安枕。等至天明。抽身便起。即叫小使去邀了十數個鄰人。一齊奔至廟前。只見廟門緊緊閉着。眾人推了幾推。却也不開。遂又連推帶擊的敲了一陣。並不聽見裏邊答應一聲。那鄭老者。心下着慌。便對眾人說道。則位高鄰老。漢因昨日誤聽那掌櫃的話。說得如許容易。只因要救孫兒心盛。一時差了主意。不辨好歹。把這黑漢送進廟中。只說他本事高強。必能成功得

勝。誰知也是箇會說不會做的。你看這時敲門不開。又不聽見裏邊聲响。多分遇着大王。坑送性命了。你今一死不打緊。只怕反惹大王惱怒。我等身家性命。定然難保。這事如何是好。眾人說道。你且莫要性急。此時關着廟門。未見黑白。怎知他的死活存亡。我們一齊動手敲着。再看他應也不應。便見端的。說罷。各人捺衣捲袖。勇往直前。也有取了石子。也有拿了磚兒。有的拈了樹枝。有的提着拳頭。大家烘到門邊。如播鼓般的敲着。鄭恩正在睡夢之中。猛然驚醒。聽得外面一井聲亂响。慌做一堆。只道又有什麼妖怪。坐

起身來。提了棗木棍。跨下供臺。推開牕子。睜睛一瞧。早見天光透曉。紅日東昇。側耳細聽。方知是外邊敲門聲响。卽慌應道。來了來了。樂子來開了。那外邊的衆人。正在那里。一陣緊一陣的亂敲。聽得裏面有了答應聲音。方纔一齊說道。好了好了。這不是有人答應麼。正說間。只見鄭恩把門開了。放進鄭老者一行。人那老者見了鄭恩。提着棗木棍。軒軒昂昂。心下甚是歡喜。頓把愁腸放落了一半。說道。君子。你一夜辛苦。這妖怪可曾見麼。拿住也不。鄭恩哈哈大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樂子捉妖的手段。再也不曾落空。昨

假

夜太鬧了一場。把他拿住。樂子怕他走了。故把棍兒打得腦袋砍開。將身攔住了。你們進來看。便見真們。那衆人雖然聽說拿了。尙未見个着落。終是胆怯。一個個挨前退後。你讓我推。免不得跟了鄭恩。走到殿前。鄭恩立在階沿。用手指道。這個不是妖怪。倒是人麼。鄭老者一見妖精已捉。全把愁腸放下。只覺得心花開放。有喜無憂。那衆人看了。甚是驚駭。个个搖唇吐舌。從來不曾見這怪像。怎見得那妖精的樣兒。但見。

八個了。又頂上擎。

梅花朵朵遍身生。

頭長尾短細邊縮。

嘴瘦毛柔額廣平。

八尺身材高似虎。

四蹄粗大恍如猓。

修成變化充神聖。

今日擒拿盡快心。

衆人看罷方曉得是鹿精作怪。說道壯士這樣妖物。如何制得他住。果然手段高強天下第一。憑的本領。那個敢不恭敬。鄭恩聽了衆人各是稱揚。心下十分歡喜。那時就有台村的老小男女如蜂湧而來。一齊擠進廟中。看見拿住了妖怪。都是贊歎誇獎。鄭恩在傍聽了更加歡喜。當時有幾箇獻過兒女的。都是咬牙切齒。心恨神傷。走上前來。你也踢上幾脚。我也打

上兩拳。雖然見死物而行兇。也不過耶雪兒女之痛。那時就有幾個老成的。上前問道。壯士尊姓大名。仙鄉何處。目今作何生理。鄭恩道。咱樂子祖居山西喬山縣。姓鄭名恩。號叫子明。專門販賣香油。如今完了本錢。東闖西奔。沒有什麼道路。只學會了這捉拿妖怪的法兒。憑你兇惡異常的妖魔。樂子會過了無數。遇着的再沒有使他得逃性命。故此這穿吃兩字都靠着這椿買賣。衆人聽了說道。鄭壯士。你既然沒有生意。何不就在我們孟家庄上住下。鎮邪壓魔。我們每日輪流供養。不知壯士尊意如何。鄭恩聽言暗暗

想道。我如今左右沒有着落。撇下了大哥。尋覓一哥。又不能相會。倒不如順着他們意見。住在這裏。也得個飽暖。且混過了幾時再處。說道。你們衆位既要留着樂子。也是容易。但先要講過方纔依允。衆人道。壯士有甚分付。但說不妨。鄭恩道。樂子住在這裏。這冬夏的衣服。不可缺少。日日的飯食。離不得酒肉兩項。還要兩個從人。伏侍樂子。你們件件依着樂子。便肯與你們鎖那壓魔。若不肯依。樂子自有去向衆人滿口。應承道。壯士但請放心。若肯在此。包管件件如意。但不知你心。下愛穿什麼衣服。鄭恩道。樂子生平最

不喜這華麗兩字。只要你們做頂黑色。褶笠。一條烏綾子手帕。一領真青袍子。腳下的裹脚。鞦鞋襪子。都是要一樣兒青的。只這幾件。你們休要忘了。這兩個從人。都要十五六歲的小娃子。也把他穿得青青兒兒的。隨着樂子。好拿妖捉怪。衆人答應了。就去關錢。置辦衣服。揀選了兩個從人。鄭老者回家。安備早飯。整盤子大肉。整坛頭好酒。又打一撞大餅。叫長工挑往廟中。依然擺在供桌之上。鄭恩不謙不讓。儘着量兒收拾在肚。真是既醉以酒。既飽以肉。那長工立在傍邊。見他吃完。便把盤坛碗碟。并昨日的傢伙。一并收

帳

拾在担。挑回家去。這日的三娘都是鄭老者承值。供奉。當時鄭恩叫人把大秤取來。將鹿身一稱。却有二百六十五觔。卽傳齊了衆人。把來開剝。分做四股。一股給與酒家。遣了酒肉之錢。一股送與鄭老者。作爲慶賀。兩股分散各家。以消積恨。晚上依舊宿在廟中。一夜安然無事。次日清晨。鄭恩起來開門。正值鄭老者。叫了許多泥木匠人前來修理廟宇。不過脩前整後。畧爲潔淨而已。又把泥像除出。供桌當作食檯。漆下椅杌。鋪設牀帳。被褥等項。都是鄭老者所備。那衆人又把置辦的衣服等件。併兩個十五六歲俊俏後

棍

生。也備了衣裳。一齊送進廟來。逐件見交納過了。卽時辭去。鄭恩見了新鮮衣服。心下大喜。道樂子若不除妖。怎有這般好處。先前做了白吃大王。如今却做了無憂大王了。可惜咱的二哥。不能同來受福。卽時除去了舊的。換上新衣。又把兩個從人也打扮得一樣青色。叫他隨身伏侍。閑時又把粗法教導他。預防拿妖。從此鄭恩住在孟家庄。受享輪流供養。快樂安閑。不多幾時。把一座村座。十分生色。儘多興旺起來。但見年穀時熟。歲稔民安。家家樂業之休。戶戶得那君之慶。所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洵不謬也。有詩

為証。

旺氣從來不自由。

興隆端在吉人遊。

只今仰慕英雄下。

膾炙應教百世留。

不說鄭恩在孟家庄。安身快樂且說趙匡胤自從在
本銀關與柴榮鄭恩分別之後。單身行走。往首陽山
投親。誰知此處連年荒旱。五穀不生。把草根樹皮。儘
都吃盡。真是斗米升珠。無處覓。烟消火滅。有誰行。黎
民受倒懸之傷。百姓遭饑孽之苦。有餘的。宛轉移柳。
尚在遷延時日。那窮乏的。流離四散。覓活偷生。不堪
其苦。後賢曾有一律。單道那荒旱饑民之苦云。

柳

水旱江淮久。

今年復旱荒。

翻風無石燕。

蔽野有飛蝗。

桎梏懲屠釣。

糶粟迫死亡。

慮煩乘傳使。

曾發海陵倉。

當下匡胤往回數次。細細打聽。方知姨母合家。從三
個月前打疊起身。往汴梁投奔自己家中去了。因此
撲了一箇空。跋涉枉走三百餘里。欲待回家。想那外
省地方。訪拿這般嚴密。諒京城之中。更加緊急。怎好
歸鄉。欲要投奔關西。舅處安身。這水鈴關如何得
過。心下躊躇進退兩難。信步而行。來到一箇去處。只

見前邊有一羣鄉民。背上都跔着一口艾袋。從側首山路裏行來。望前而走。匡胤迎將上去。叫聲列位朋友。你們袋裏裝的是何貨物。可是荳麥。還是米糧。衆人見問。把匡胤上下打量一翻。見他一表非俗。口氣又不是本處人。好像東京聲口。不敢怠慢。便答道。壯士。我們這里連年荒怯。粒米無收。那裏有糧。匡胤道。既不是糧。還是什麼東西。衆人道。不識壯士說。我們這袋裏的。都是違禁之物。乃販賣的私贓。匡胤道。這賊販到那裏去。賣衆人道。別處難消。都要往關西去賣。匡胤道。到了那裏。怎樣價錢。衆人道。此去到關西。

一斗贓。只換一斗米。匡胤道。便是這等買賣。做他何益。衆人道。一斗米到了這里。就換五斗贓哩。匡胤道。這也罷了。還算趁得些錢。衆人道。往來販賣。也只好糊口。像這等担驚受怕。却是沒奈何。免不得爲這饑寒兩字。所以權做這等道路。匡胤道。養家糊口。个个皆然。但衆位。既往關西。爲何不望大路而行。却在這山僻小路。往返跋涉。如何過得關去。衆人道。壯士。原來不知。我們走的。別有一個去處。可以偷過關頭。匡胤聽了。別有路徑。連忙問道。不知衆位還有那一條路。可以過得此關。敢煩指教。那衆人見匡胤要問。此

路。盪着指頭。不慌不忙。說出這一條路來。有分叫越
過陷阱之關。投人魑魅之陣。正是。

路人崎嶇終有路

神行暗昧豈爲神

不知衆人說出何路。當看下回便知。

寫妖怪之來。而先有烈風驟雨。以助其威。非故
爲鹿精艷其態。正爲鄭恩畱餘地也。蓋不極力
鋪張妖之作用。則鄭恩降之仗之。亦易如摧枯
拉朽矣。其一。段發揚蹈厲氣象。何足以見哉。惟
其先將鹿精偕風侶雨。陳設一翻。夫然後見他
人不能近。而鄭恩獨能近。見他人不能與之敵。

而鄭恩獨能與之敵。見他人不能隕其軀。而鄭
恩獨能隕其軀。顯然將一位神聖後身。現於人
世。使之可親而不可狎。可近而不可犯也。此卽
文家烘雲托月之法也。

此回寫鄭恩降鹿精。與水滸武松殺西門慶。同
是筆法。是故彼以刀。此以棍。彼從樓上跌下街
心。此就交戰打倒庭心。彼以刀劈。此以棍斃。彼
以人殺人。此以人除怪。彼以日中行事。此以夜
裏見功。彼以只取首。此以剖其軀。彼以報兄讎。
此以雪人憤。彼以因殺而致罪。而刺配。此以因

殺而感功而酬養彼此炎炎各盡其妙。

孟家庄年穀時熟首陽山歲歉年荒彼享其福此受其災兩地相形誠有苦樂不均之歎。得

不令征人感慨遊子悽愴。

吾嘗論青之爲色。比衆色爲最。何以見之。青於時爲春。得興發之機。青於行爲木。其堅緻之性。鄭恩可意。其服色一取乎青。豈以興發堅緻之義。有默契於心乎。且服色之必取乎青。固已。而帽獨取乎黑。何哉。又豈以黑者水也。欲以水生木而成不拔之基。黑者冬也。欲以冬宜春而達

維新之令也哉。

